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丛书

谈狐说怪

故事精选



大众文艺出版社

谈狐说怪故事精选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狐说怪故事精选/刘健卿等讲述;李作霖等整理.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11
ISBN 7—80094—078—0

I. 谈…

II. ①刘… ②李…

III. 民间故事—中国—现代—选集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86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2.25 字数 484 千字 插页 2

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26.00 元

前 言

秦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秦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创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汉兴，全面继承了秦代制度，更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逐步巩固和发展。秦汉四百余年，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奠基时期，影响深远。

小农经济是秦汉两朝的立国之本。统治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就需要强迫农民缴纳赋税和从事无偿的徭役。前者为财政的主要来源，后者则提供力役与兵源。可以说，赋税制度与徭役制度是秦汉国家经济的两个支柱，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

秦汉以后，中国历经朝代更迭，情况千差万别，但统治政权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征发赋役的各种制度始终存在，而这些制度都可溯源到秦汉时代。

秦汉的赋税，种类颇多，大致可分为四项，即田税、人口税、杂税和地方贡献。田税，指“田租”和“粟税”，是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课征的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谷粟与刍（饲草）藁（禾秆）。人口税，包括向儿童征收的口赋和向成人征收的算赋，以及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代役金——更赋。诸赋的主要形式是征收货币。杂税名目较繁，包括财产

税（“算缗钱”、“算车船”、“货算”）、通过税（“关税”）、交易税（“市租”）、牲畜税（如“马口钱”）和山泽税（如“盐税”、“渔税”、“海租”）等。地方贡献，主要指郡国向朝廷进奉的方物特产与祭礼。

赋税收入构成秦汉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其中，出自人身的诸赋占较大比例，而出自土地的租、粟则相对较轻。上述情况反映了当时所谓的重农政策。但是，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这种政策在实质上便成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

秦汉徭役是各项劳役的总称，即古史所谓力役之征。它也可分为四项，即劳役、屯戍、兵役和罚作。劳役，指更卒之役和其它杂役，承当土木工程、转输漕运、官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及地方官府的供奉差使等。屯戍，指戍卒和卫士之役，前者屯守边疆，后者戍卫京师。兵役，即材官、骑士、楼船之役，驻扎郡国，习战阵，受军事训练，是地方常备兵。罚作，指刑徒之役及适戍、货徭、居役等惩罚性劳役。

秦汉徭役的剥削量超过了赋税之敛，是广大农民的沉重负担。而统治阶级又往往擅兴徭役，致使“失农桑时”、“百姓罷极”，不但妨害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是激化阶级矛盾的重要因素。

这种力役重于租赋的赋役政策，是由统治政权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与依赖程度所决定的。秦汉素重“民数”，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户籍管理体系，包括案比、上计、傅籍、什伍相保、检核、召诱流民占籍等多项制度和政策。全面地控制编户人口，是秦汉国家制土处民、课赋征役的基础。

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秦汉两朝都建立了复除制度，将减免赋役的权利授与统治阶级和具有某些特殊身份的人。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常有更动，反映出不同时期统治政策的变化。秦汉虽然没有关于贵族、官僚、地主一律免除赋役的明文规定，但上层阶级的赋税是用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缴纳的，又可以通过“买复”等方式来规避徭役，因此赋役的重担实际全部是由农民来承当的。

汉代郡国并存，体制不一，封国食邑内的赋役制度与州郡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汉帝国幅员辽阔，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中央政权在边远地区以及对不同少数民族施行的多样的赋役制度，是其边疆和民族政策的体现。

应当指出，在秦汉数百年间，赋役制度的各项内容都经历了演变的过程。如田租的由重到轻，赋税种类的增减，以及徭役形式的变化等等。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我们或可借以窥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以上粗略勾勒了秦汉赋役的概貌。可以看出，对秦汉赋役进行考察，不仅属于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它还涉及政治、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有助于剖析该时期的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史文简缺，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的难度。古今学者多从书卷中钩稽历史，固已多加论证，但定论少，而疑点颇多，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也众说纷纭。例如，在赋税方面，有田租的征收数额、标准和方法的问题，有户赋、军赋、献费是否存在及其性质的问题等。在徭

役方面，有“傅籍”的年龄及意义，更卒之役与兵役的年限，“正”的身份，徭与戌的关系的问题等。大量问题的存在，有待于研究者去更多地掌握可靠的史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察，以最终得出正确的答案。

关于秦汉赋役的史料，前人没有作过专题收集。偶见辑录，则仅限于部分文献，且失于简略，又数量极微。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先后在新疆、甘肃等地出土了大量汉、晋木简。解放后，又有多批简牍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其中著名者，如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湖北江陵出土的汉简等。在这些简牍中，含有许多未见于文献的史实，其中包括不少有关秦汉赋役的宝贵资料。我们认为，如果能将这些资料和其它考古资料收集起来，并同文献资料相结合，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基础性的工作。为此，我们对有关资料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搜求、辑集与整理，并编录成册。希望这本小书能够为专业研究者及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提供阅读和参考之便。

本书的资料来源为文献、考古两大类。文献资料，包括经、史、子、集、类书等，约六十余种。后人的考证注释等也尽量收集，借以参证。考古资料，包括简牍、碑刻、器物铭文等，有著录于古籍者，也有今人的考古发掘成果。两类资料凡二千六百余条。

本书所收资料范围，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终于汉献帝（公元220年）。某些前代的史料，因其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如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史料），也择要收录。

我们在对秦汉赋役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史料零散，难以细致编缀；二是争论问题多，难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丛书》

出版说明

中华大地，56个勤劳智慧的民族，千百年来，相知相惜，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团结和睦、欣欣向荣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采，一向是流播最广、积淀最深，最具民族性的传承文化。

我社出版《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丛书》，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举措得到了中国文联和有关部门以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各省市自治区民协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别在酝酿、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德高望重的、从事民间文化研究几近一个世纪的巨子钟敬文老，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并亲笔为丛书题笺。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钟老的建议，我们将这套丛书分成甲、乙两种版本，甲种本以民间传承为基础整理而成，保持了原貌；乙种本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再创作。甲乙版本的标志在每本书的封底上。

出版这套丛书，是我社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深知，我们的能力有限，故而真诚希望在首批卷本出版发行后，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评定认可，并提出宝贵意见，为丛书越出越好，并走向世界，占领国际图书市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丛书》

编辑委员会

- 首席顾问：钟敬文
- 顾问：贾芝 马学良 冯元蔚
- 主任委员：高占祥
- 副主任委员：冯骥才 张仃 刘绍棠
管桦 李振玉 缪力
刘魁立 冯君义 邢志汶
戴宏森 刘锡诚 田锡宝
吴军学 大丹增 任一飞
祁连休
- 主编：李振玉 缪力（执行）
- 副主编：林相泰 贺嘉 陶阳
杨亮才 陶立璠 刘铁梁
段宝林 李苍彦 孙建君
李增春 卢昌五
门书文（执行）

目 录

婴 宁	齐信英 李作霖	讲述 整理	(1)
小 谢	刘健卿 李岳南	讲述 整理	(37)
西 湖 主	刘健卿 冯不异	讲述 整理	(97)
珊 瑚	刘健卿 范 凡	讲述 整理	(149)
红 玉	刘健卿 宋天成	讲述 整理	(319)
嫦 娥	刘健卿 脱士明	讲述 整理	(399)
鸦 头	齐信英 李作霖	讲述 整理	(464)
辛十四娘	齐信英 李作霖	讲述 整理	(507)
促 织	顾存德 倪钟之	讲述 整理	(567)
田 七 郎	刘健卿 王鹤龄	讲述 整理	(604)

婴 宁

齐信英 讲述

李作霖 整理

说的是在山东省莒县罗店村，有个书生姓王，名叫子服。王子服从小父亲故去，跟随母亲过活。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七岁吟诗作赋，十岁通晓音律，十四岁就中了秀才，琴、棋、书、画样样全行。方近左右提起王子服，没有一个不夸的。老太太更是把子服看得如同掌上明珠，拿小子当闺女养活着，没有管家陪着，连远门儿都不让出。老太太给子服从小定下了一门亲事，是谁家的姑娘呢？就是本村后街肖家的大姑娘。

这一天，王子服早晨起来漱洗已毕，离开了书房到上房给母亲问安。老太太随手拿过来一张讣文，叫声：“子服呀！你看看，这是谁家又死人啦？”子服当时把讣文打开一看，原来是肖家大姑娘死了。由于是姻亲的关系，后街肖家当然不能不通知王家一声。子服看见讣文，不由得鼻子发酸，跟着眼圈儿也红了。老太太心里直纳闷儿，这孩子怎么看着讣文不言语呀？又叫声：“子服，到底是谁家死人啦？”子服这才答话：“啊！妈，是肖家大姑娘死了！”老太太一听，也吓了一跳：“啊！什么？肖家大姑娘死了！一直没听说过她得什么病呀！要说起来真是可惜呀！那姑娘真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越长越有出息。你看那小模样儿：发秀天然，黑中透亮；面

皮红润，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她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儿呀！论身量是中等身材，四体匀称。往那儿一站，好比是一朵出水芙蓉。再说姑娘手巧，那也是百里挑一：上炕一把剪子，能够大裁小剪，针拉锁扣，描龙画凤；下地一把铲子，蒸打烙烤，煎炒烹炸，做得一手好饭菜。什么《论语》、《孟子》，都能读得下来。噫！看起来真是好人不长寿哇！”老太太再一看子服，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想我别夸啦，常言说，对死去的人越夸，活着的人越想，心里就更不好受。我还得安慰子服几句：“子服！这不你也全知道了嘛！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难过。该是鸳鸯棒打不回，是亲不散。既然肖家大姑娘死了，那就说你俩没有缘份。今后，咱们再找，就凭咱们家，虽然不算什么富贵人家，可也是自己有房子有地，一年打的粮食足够吃的。你又是咱们全县头名秀才，另提门亲事，我看还是不算什么。在方近左右可以说句大话，由咱们拣样儿挑。得啦，待会儿我让老管家到后街肖家行个人情也就是啦！没什么事儿，你也回书房歇息去吧！”

到了晚上，王子服躺在床上寻思。后街肖家为超度大姑娘亡灵，和尚正放焰口，随风传来一阵阵忽强忽弱的乐声：“点儿点儿咚，点儿点儿咚，点儿点儿咚点儿咚点儿咚；茄楞茄，嚓噎嚓，茄楞茄嚓啾噎嚓！”子服这心里头就好像托块凉粘糕，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觉着堵得慌。说实在的，他跟肖家大姑娘并没见过面，只是听说肖家大姑娘貌美贤淑。当然听说这样一个好姑娘，而且又是自己没过门儿的媳妇突然夭亡，这事轮到谁，谁心里也不好受。由打这天起，子服总是闷闷不乐。老太太也看出来，让老管家百般劝解，也是

无济于事。

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五——上元佳节。王子服有个姓吴的表哥，到家里来给老太太拜个晚年。他到了上房给老太太行完礼，彼此寒暄几句家常话儿。紧接着老太太可就把肖家大姑娘死后，子服心里不痛快的事说了一遍。吴生听罢，说：“真有这么事？看来我表弟也太多情了。”“谁说不是哪！你们哥儿俩不错，你到书房再劝劝他吧！”吴生点头答应：“姑妈！我们哥儿俩最要好不过，他听我的。您就放心吧！这事全交我啦！”

吴生说罢离开上房，来到书房一瞧，王子服正躺着呢！“咳！表弟，我看你来啦！”子服一看是表哥来了，赶紧站起来给表哥行礼。表哥也以礼相还：“免礼，免礼。”二人分别落座以后，吴生说：“表弟，我听说你最近有点儿不大舒服，是吗？”子服脸一红，觉得不大好意思，忙说：“啊！……也没什么。”“没什么就好！什么事可都要往开了想，要注意身体呀！我姑妈也是，老不让你出门儿，这不太像话。你看今儿天多好哇！就别在家里闷着啦！你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娘娘庙开庙门儿。我来的时候，看庙会上人山人海。这么办得啦！咱哥儿俩也到庙上绕个弯儿，溜达溜达。你心里一痛快也就好啦！”子服说：“表哥，我……今儿真不想出去。”“噯！在家里呆着干什么呀？走吧！”这位吴生是连拉带拽，子服没办法，只好答应。跟着表哥来到上房禀明老母，离开了家门。他二人是边走边说，溜溜达达奔娘娘庙走来。

哪知道刚出了村口儿，打对面跑来一个人，冲着吴生就喊：“哎哟！大爷，可找着您啦！家中有急事，让您赶紧回去。”

子服一看来的人，是青衣小帽儿，四十多岁，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表哥的大管家。吴生忙问：“有什么事这么要紧呀？”管家答道：“大爷。是跟您约好了的，有笔大生意。人家掌柜的来啦！说非跟您本人谈不可。我是到处找您，正好碰见了，您就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吴生心想：嗨！怎么这样巧哇？我今天本想陪着表弟逛逛娘娘庙，偏巧家里又来人了，这可怎么办哪？子服一看表哥很为难，就说：“表哥，既然家中有急事，你就先回去吧！正事可不能耽误哇！我没事儿，一个人到庙上溜达溜达也没什么关系。”吴生说：“那多不合适呀！我既然把你约出来，剩下你一人，万一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怎么对得起姑妈呀？”“没事儿！我又不是小孩儿，我自己到庙会上玩一会儿，回家就是了。你放心吧！”哥儿俩再三推让，吴生只好跟着管家抄近路回去了。子服也就顺大路，奔娘娘庙方向走去。

今天，天气晴朗，庙会上是游人如云。红男绿女挨肩擦背，有的手捧高香，有的带着供礼。王子服顺着大路，随着人群朝娘娘庙走，虽然离家最多也就七、八里地，可是平常他不怎么出门儿，又是个念书的秀才，走了几里地就觉着有点累得慌。看道边有块大青石，他掸了掸土坐下来休息休息。刚坐下来工夫不大，就听见一阵女人的爽朗笑声。喂儿喂儿喂儿喂儿！他顺着笑声这么一看，见大路上一前一后走过来两个年轻的女子。前边的这个女子，是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漆黑的发髻，留着刘海式的头发帘。往脸上再这么一瞧：嘿！长得别提多好看啦！上宽下窄瓜子脸，两道细眉，一对杏眼，高鼻梁儿，樱桃小口，香腮带笑，二目含情。两只元宝耳朵，带着一对八宝连环坠儿。身穿一件玫瑰紫色

的长袍儿，外罩一件桔红色的坎肩儿。下穿一条翠蓝的百褶长裙儿，直铺盖到脚面。挪动两只金莲，似乎不是走，好像是跑，步伐轻盈，身形袅娜。手里拿着一只干枝儿梅，一边闻一边笑。后边的那个女子，穿着一件桃花色的长袍，外罩一件绛紫色的坎肩儿，下穿一条葱心绿的百褶裙儿。金莲挪动，紧紧跟随。看样子像个丫环。这子服当时都看傻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两个人，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那个丫环打扮的姑娘跟子服一对眼光，转身就叫声：“姐姐，你看道旁那个人，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瞧着咱们，准不是个好人！”前边的那个姑娘回过身来一看子服这模样儿，立即收住了笑声，把脸一绷，顺手把梅花儿扔在地上。一扭脸儿，眼儿眼儿眼儿地放声大笑。两个人又一前一后，走啦！王子服赶紧站起身来，从地上拾起那枝梅花，把上边的土吹了又吹，掸了又掸，左看右看，心里美滋滋的。再瞧那两个女子，早已经走远了。她们碎步前移，行如风摆荷叶，长裙儿飘摆，好似驾着五彩祥云。子服把梅花藏在袖筒里边，紧紧追赶这两个女子，一路奔娘娘庙走来。

越往前走，人越多。在大道两旁全是些做小买卖的：一家儿挨一家儿，一份儿挨一份儿。这边是卖烧饼、果子、豆腐脑、老豆腐、粘糕、元宵、糖葫芦的；那边是卖香蜡、纸码、灯笼的，还有卖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戴的各种绒花的。你买我卖，人声嘈杂。这边喊：“请高香了，请高香！我这儿的香干。”“哪位戴朵大绒花吧！”那边叫：“烧饼、麻花、老豆腐！”“肥卤鸡、五香驴肉！”……嘿！卖什么的都有。王子服随着人群，好不容易挤进庙门儿。庙里香烟缭绕，供品摆满桌案。有求签讨符的，也有烧香还愿的。真是人山人海，

拥挤不动。王子服是什么也顾不得看，在庙里来回转圈，就为找这两个女子。他转了足有四、五个来回儿，可连她们的影儿都没见着。眼看着天快黑了，做小买卖的全收摊儿啦。他无奈长出一口气，心里好像丢了什么似的，慢腾腾地往家走。

等王子服到了家，已经是繁星眨眼，明月高悬，户户点起了灯火。他来到上房给老太太行礼，这时老太太急得在屋里正转磨哪！一见子服忙问：“哎呀！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表哥呢？”子服说：“妈，我表哥回家去啦。我们刚一出村口儿，他的管家说家有急事，把他叫回去了。”“哎哟！那你一个人上哪儿去啦？”“我一人到娘娘庙转了一圈。”老太太一听是他一个人去的，吓得直喊：“阿弥陀佛！总算平安地回来了，真是老天爷保佑。你饿不饿、渴不渴呀？来，先喝杯茶吧！”王子服这会儿又渴又饿又累，但他什么也不想吃，跟老太太敷衍几句，回到书房就躺下了。老太太赶紧让家人包了碗馄饨，送到子服的床前，子服勉强吃了两勺，就放下不吃了。

从打这天起，王子服可就病啦！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后病得卧床不起了。老太太急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老管家赶紧请来了大夫，老太太陪着大夫走进书房。子服一看这位大夫有六十多岁，高身量，光头没戴帽子，发髻高挽，金簪别顶；身穿宝蓝缎子长袍，腰系鹅黄丝绦；足蹬福字履鞋，白袜子到膝盖；往脸上看，两道浓眉，鼻直口方，三缕黑胡须，精神饱满。他走进书房是彬彬有礼，睁二目把屋里打量一番。他琢磨什么呢？这大夫琢磨屋子，可不是要偷东西。中医大夫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什么叫望哪？望就是看。看什么呀？看病人是躺着，还是坐着呢？看病人

的姿态，脸上的颜色。看看床头有鞋没鞋，鞋后跟儿是立着，还是倒着呢？再看看桌上摆着什么药品，有没有剩饭？病人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这样，就能知道病人病到了什么程度，厉害不厉害，落炕没落炕。闻哪？就是闻一闻屋里的味道。如果屋里有一股酸臭的发酵味儿，再一看鞋上有溅的白点儿，这就说明病人呕吐过。如果闻见有药味儿，就能判断病人服过一些什么药物。问，就是问病人话。问问病了多少日子啦？哪儿不合适呀？吃过些什么药？现在觉得怎么样，想不想吃东西？……再就是和病人家属谈话，从中了解些病情。比如说：病是怎么得的呀？都有些什么反应？病后的脾气怎么样？什么叫切哪？就是看病诊脉，用三个手指摸脉找寸、关、尺，探查他的五脏六腑——心、肝、肺、脾、胃、肾。根据望、闻、问、切，综合确诊下药。不能说十拿九稳吧，去一、两趟吃上两、三剂药，病人也就好啦！即便是病人不行啦，病入膏肓，大夫也不能说出什么来。安慰病人和家属几句，临走还得开个方子。有时候也没开药，叫买些苹果、梨、桔子，还有核桃、大枣、海棠、山里红。病人吃了，没有什么大好处，可也没什么害处。本家儿高高兴兴把大夫送走，还得给车马费。这是真正的高明大夫。可也有一种大夫，有点儿瞎摸海大晕头。他用手一摸病人的寸、关、尺大方脉，脉全散了。这是绝脉上来了，说明病人已经不行啦！这位大夫当时脸也变色了，腿肚子也转筋啦，说话声都差啦：“哎呀！完啦，完啦！你眼看就玩儿完了！”你再看那位病人也真对得起他。“噢，我要完啦！”当时喂喽一声，咽气啦！嘿！还真完啦！你说这病人是病死的，还是让大夫给吓死的呀！这大夫不但一分钱也拿不走，本家儿还得拉他去打官司。咱们单